

“我”的确认：青年艺术家群展

玛瑙 (Manuela Lietti)

在一个高速生产以及对新人进行快速消费的当代艺术界中，无论是业有所成的艺术家还是后起之秀，似乎都时刻面临着必须持续反思自我，反思创作及其所在语境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潜能，存在的理由以及自身与更广泛语境的联系。这一自我协商的过程对于弥合宏观与微观层面，对于取得，维系与强化一种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智性力量的自我身份核心的确认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无意识层面上，艺术家也无法停止自我质询，因为创造力不仅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存在方式；不是一个单一实体，更是一个多层次，持续演变的行为维度。理想状态下，它还应该跟具体的价值锚定，为艺术家赋能，塑造他们无论是作为专业人士还是个人的存在。显然这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更是一个伦理、操作问题。因此，创造行为与个人行为在过程中相互交叠，在印证艺术的同时也印证了作为创造者的主体本身。

“‘我’的确认：青年艺术群展”，展览的中英文名字均暗示了艺术家如何清晰地表达和言说个体与艺术身份的问题以及他们自我探索的路径，并不是以一种自私的方式，而是以充分表达他们作为人和艺术家的潜能为目的。

未曾归属于任何趋势或思想流派，本次参展的艺术家皆有意回避了宏大叙事，而是专注于个体成长的历程。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均属于不再皈依任一确切信条/箴言的一代人，更在于他们对于更广泛的创作媒介与工作方法持有开放的态度。

在把物理层面作为抵达心理层面的途经的一类艺术家之中，多伦·朗贝格（Doron Langberg）探索了身体，包括他自己的身体，作为个体经历的能指与所指，不管是真实的，记录的，再创作的或者是纯粹想象的。他的作品中运用大量的手法使得绘画得以成为拓宽身体与心灵边界的工具，因为突出的质感与他对绘画语言的敏感而充满生机；与此同时，他们还是强而有力的反映性别与性议题的视觉日记。

路易莎·泰尔米涅洛（Luisa Terminiello）把相机作为她的身体与心理的延伸，创造出一个个以身体记录个人历史的微观世界，及其与集体意识的联系。她不仅是自己的模特，同时捕捉了她的友人，家人以及陌生人的日常迷恋与激情，把日常层面与神话层面相融合。更新历史，使之成为一部个人史，而不是把历史简单视作一种完全无法触动的负担。在路易莎的摄影作品中，世俗与神圣，物理与心理共存，不仅仅刻画人物，更刻画出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渴望。

丽贝卡·施泰格（Rebekka Steiger）的作品显示出她对于绘画创作由衷的热爱，对她来说，绘画是一种自我探索，也是一种把自我从任何超结构中解放的途经。自然自发而毫不肤浅，她的作品表达了绘画语言的潜力，但更重要的是传达出，艺术家作为“当代阿耳戈英雄”必须勇敢地踏入未知之境，拥抱未知。可以看出来，艺术家并不把绘画当做一份工作，而是把绘画作为一种存在的状态，以充满好奇和开放的心态，未经污染的心和眼，坚定地进入绘画，与此同时并不固执，愿意跟着感觉走而不是被观念与过分多思所束缚。

王凝慧的作品风格突出同时具有很强的内在凝聚力，它们是艺术家对于多层面实践、广博的知识背景（地理、天文、物理及其它）的不倦探索的理想体现，让不同的创作类型相互交叉、滋养。王凝慧探讨了自然世界的神奇维度，它被运用到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中的神奇规律。利用敏感的植物、苔藓、化石、陨石、金、银、水蒸气、风、蜂蜡和其他变性物质，她的作品探讨了雕塑形式的物质意识，以及创作的物理边界不必受视觉维度限制的命题。

杜爱卿的作品，介乎绘画与装置之间，邀约观众走进她的精微而有力的隐秘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相反的概念与超现实并存，以一种如此强而有力的方式结合，诞生出一种全新的逻辑。后者是基于艺术家对于展览空间特质所作出的回应，更是对置于与工作室完全不同的新环境下，作品呈现的新状态及条件所作的回应。

尼古拉·埃万杰利斯蒂（Nicola Evangelisti）运用多种媒介创作，从素描到雕塑，灯光装置，创造出尺度大小各异的项目。他的大部分创作都以光作为探索的起点，超越了美学命题而去拥抱社会与政治命题。

沈修远和李翔伟，目前均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他们以高度实验的方法创造出各自有独特面貌的作品。在沈修远的例子里，视频艺术，绘画，摄影，还有音乐项目相互融合，形成一条高度个人化的创作路径。

跟沈修远一样，李翔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开放的心态，以敏锐的双眼，同时渗透着讽刺的意识参与到日常层面与当代世界的探索中。